

六岭杂谈

遍地都是幸福歌

——歌曲《千里南山千里歌》赏析

邓永旺

在音乐的缤纷花园里,新曲如繁花般不断绽放,但能让人驻足凝听、久久回味的,总是少数。《千里南山千里歌》,便是这样一首令人耳目一新的佳作。这首歌曲,由国家一级编剧金沙作词、邵阳学院音乐舞蹈学院教授刘淮保作曲、女高音歌唱家黄丽园演唱。

金沙的歌词,似灵动的诗笺,将南山的自然风光与民俗风情一一铺展。那青青草原上的悠扬牧歌、悠悠芦笙里的浪漫情歌,都化作跃动的字符,直击人心。刘淮保作曲的旋律则如潺潺溪流,或婉转低吟,或激昂澎湃,与歌词相得益彰。而黄丽园则用她温润且富有感染力的嗓音,将

歌曲中的情感娓娓道来。

金沙宛如一位技艺精湛的画师,以诗意的笔触精心勾勒出南山的风情画卷。歌词语言简洁明快,富有节奏感和韵律美。且词作中运用了大量的意象,这些意象不仅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,还蕴含着丰富的象征意义。开篇“青青草原唱牧歌,悠悠芦笙唱情歌”,短短两句话便营造出了一种悠远而浪漫的氛围。“茫茫林海唱山歌,高高鼓楼唱茶歌”,进一步拓展了画面的维度。茫茫林海展现出南山的雄浑壮阔,而高高鼓楼则是当地民族建筑的代表,象征着悠久的历史 and 独特的文化。“河水呀唱船歌哎,太阳唱来月亮和。长

鼓呀唱酒歌哎,阿哥唱呀阿妹和。”这里巧妙地运用了拟声和对话,增强了画面的动态感和互动性。接着,歌词从对自然景观的赞美逐渐过渡到对历史文化的追忆。“当年舜皇从这里走过,留下一支古老的歌”“当年红军从这里走过,留下一支红色的歌”等语句,将南山的历史娓娓道来。这些历史元素与当下的自然景观和民俗风情相互交织,使歌曲具有了深刻的思想内涵。而“千里村寨百花艳,遍地都是幸福的歌”则表达了对当下南山人民幸福生活的歌颂,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刘淮保的作曲,为歌词注入了灵魂,使词作所描绘的南山画卷在

旋律中得以生动展现。主歌部分节奏相对舒缓,如同溪流般从容不迫,让听众有足够的时间去感受南山的宁静与美丽。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诉说着南山的故事,引导听众沉浸其中。而副歌部分节奏加快,充满了活力与激情,将歌曲的欢快氛围推向顶点。快速的节奏与明亮的音色相结合,就像一阵欢快的风,吹拂着听众的心田,让他们不由自主地跟着音乐的节奏摇摆。

黄丽园的演唱为《千里南山千里歌》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力。她以精湛的演唱技巧和深情的演绎,将南山的美景、民俗和历史传递给了每一位听众。她的嗓音清澈甜美,具有很强的穿透力和感染力。

《千里南山千里歌》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其音乐本身的艺术价值,更在于它实现了音乐与文旅的深度共振。这首歌曲通过音乐的形式,将南山的自然景观、民俗文化和历史底蕴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,让听众在欣赏音乐的同时,对南山产生浓厚的兴趣和向往。



山村画卷

严钦龙 摄



要敢于开出“罚单”

刘 凯

直视着那两名唱歌的学生。令人震惊的是,其中的一名学生居然大骂了一句脏话。我的忍耐力达到了极限。我大喝一声:“你给我站后面去!”我的吼声如雷,在教室里面来回激荡着。

这次,学生终于安静下来。我缓缓地走过去,像一股寒流,逼近骂脏话的学生,要他站在后面去,可是他拒绝了。整个教室的空气凝固了。我们双方僵持了几分钟后,这名学生最后高傲地走出教室,临出门时,又回头大声骂了一句脏话。

那一刻,我是出离愤怒了。我感到多么委屈、伤心和失望。我理了理思绪,假装平静地看着他走出去,然后不露声色地回到讲台上,一字一

顿地说:“请班长转告班主任,要他通知学生家长。这名学生,如果他他不向老师道歉,我的课,他永远只能站在门外!”话语不多,却是掷地有声。

这名学生是出了名的“刺头”,听说他的父母也拿他没办法。

一天,两天,他都没有来道歉。他的父母来找我,恳请我网开一面,却遭到我的严词拒绝。我耐心地对他们说:“学生上课不喧哗,尊敬老师,这是最起码的道德底线!”许多同事都劝我,劝我妥协。我没有做声,心里却暗暗做了决定:我不能对犯错的学生无原则让步,否则,我就会失去自己的底线;假如我退一步,也许以后的课堂,就溃不成军了。

就这样,我与学生在无声中对峙,谁也不服输。可是尽管如此,我的内心,却无时无刻不在期待那名

学生走进我的办公室,为我自己,更为孩子的前途!

终于,两周过后,学生来了,他先是痛哭流涕,向我陈述自己的错误,请求我的原谅,然后留下一个厚厚的信封。当天晚上,我躺在床上,读完那封长长的检讨书。期间,我的泪水肆意滑落……

如今,这个班的纪律是出奇得好。当我看到学生专注的眼神时,就为当初的坚持感到欣慰。我想,对孩子的错误,教师要敢于开出“罚单”。

(刘凯,武冈人,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)

村里的作坊大门敞开,游客们亲手把鲜鱼浑身裹满雪白的糯米粉,小心地封进粗陶坛子,贴上写着自己名字的红纸条,交给日子慢慢煨出那股子又糯又咸又鲜的滋味;或者跟着老师傅学熏鱼的老手艺,看青烟怎么不紧不慢地,在鱼身上熏出焦糖色的印子……

暮色像薄纱,轻轻笼住了天子山。田壩间,稻浪随风起伏,一波推着一波。恍惚间,我仿佛看见万尾红鳍锦鲤在稻禾深处跳跃、闪烁。

临别时,村民倚着柴门,笑呵呵地招呼:“九月里稻黄鱼肥,到时要再来耍耍啊!”那质朴的邀约,裹着新稻的清香,轻轻柔柔,落进了我们的心坎里。

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的又何止蛙声一片?那灵动的鱼尾拨开的,分明是千年乡土血脉。

(林日新,武冈市作协副主席)

湖湘三百六十行

卖红薯干

唐文林 王艳萍



红薯干的制作方法,一般是将优质红薯清洗干净、蒸熟去皮,切成片状或条状,再经自然晾晒而成。制作完成的红薯干,色泽橘红,味道清香甜美,质地松软耐嚼,且可以存放很久。它是一种健康的小吃

品,既可以当零食,也可以再加工成为酒席佐菜,很受欢迎。

以前,农人常担着红薯干四处售卖。现在,大小超市里都有这种食品。

(唐文林、王艳萍系宝庆烙画传承人)

岁月回眸

忆父亲

陈世清

每每回忆起敬爱的父亲,我便心潮澎湃,思绪万千。

父亲生于1925年十月初十。他做了一辈子木匠,还是漆匠,更有一手好厨艺。父亲前后带了十多个徒弟。每年正月初三,家里要席开三桌,招待拜年的徒弟及亲人。每桌12个菜,都是他亲自操弄,色香味都好。

1979年,我被新邵三中录取了,时年14岁。考虑到我个头矮小,8月底的一天,父亲决定亲自送我去三中报名。一大早,母亲准备好鸡蛋面条,父亲给我备好行李:一床棉被,一个小木箱,中间装了十公斤米。父亲用一担箩挑着,一头是棉被,一头是小木箱。我们父子俩一前一后走着,从木桥边村经荷叶村,过了田村到向东村,过踏水桥穿小水江,经排楼边到新田铺,一路上歇了两次肩。父亲那时54岁,还算年富力强。路上,他述说着年轻时学木工的故事。祖父因病早逝,父亲年少必须自谋职业养家糊口。父亲说,读书与学木工一个道理,必须用心,弄清原理。

从1984年7月参加工作起,每年父亲生日,我都会回老家与父亲团聚。1995年,十月初十前的一个周末,我骑一辆自行车,后架搭着妻子,车座与龙头之间用一个竹座篓载着女儿,一路风驰,向着我的老家木桥边村铁山陈家而去。到了屋门口已是上午十一点多,可家里四门紧闭,只有父亲养的小黄狗,摇着尾巴迎接我们。还有那只麻黑色的猫,睁着发绿光的眼睛瞅着我们。经与邻居打听,得知父亲去了大湾岭的一个块地里挖红薯去了。我们踏着熟悉而陌生的田间小道,去地里接我的老父亲。

父亲40岁生我这个小崽,到1995年已是古稀之年,背已驼了。远远望去,只见父亲用力地挥着锄头,那满头银丝,在日光下熠熠生辉……父亲见到我们两眼发光,满心欢喜:“回来了!回来好啊!”我帮父亲收拾好红薯,用竹箩挑了回来。回到家,开了门,父亲用谷子唤回了一队鸡。随即,父亲关上

门,逮了一只黑色的母鸡,手法麻利地宰了,然后用柴火炒香煮熟。午饭时,我陪父亲小酌了几杯土制米酒。午休之后,父亲给我们打包了20个鸡蛋,说是给孙女文昊吃。要走了,父亲送我们到村口。我推着单车,慢慢回程。走了好远,再回首,发现父亲依然屹立在村口,深情地望着我们。

早前几个月,也就是1995年3月31日,父亲一大早拎了一只麻色的土鸡来到了我的工作地小塘乡政府。这天,是他孙女文昊的生日,他老人家记得清清楚楚。那时,我一家三口住在小塘乡政府分配的一间小屋,大约16平方米。这天,父亲亲手宰了他养的麻鸡,三下五去二脱毛、开膛。待边村经荷叶村,过了田村到向东村,过踏水桥穿小水江,经排楼边到新田铺,一路上歇了两次肩。父亲那时54岁,还算年富力强。路上,他述说着年轻时学木工的故事。祖父因病早逝,父亲年少必须自谋职业养家糊口。父亲说,读书与学木工一个道理,必须用心,弄清原理。

从1984年7月参加工作起,每年父亲生日,我都会回老家与父亲团聚。1995年,十月初十前的一个周末,我骑一辆自行车,后架搭着妻子,车座与龙头之间用一个竹座篓载着女儿,一路风驰,向着我的老家木桥边村铁山陈家而去。到了屋门口已是上午十一点多,可家里四门紧闭,只有父亲养的小黄狗,摇着尾巴迎接我们。还有那只麻黑色的猫,睁着发绿光的眼睛瞅着我们。经与邻居打听,得知父亲去了大湾岭的一个块地里挖红薯去了。我们踏着熟悉而陌生的田间小道,去地里接我的老父亲。

父亲75岁那年夏天,突然阑尾发炎,疼痛难忍。当时,他托人从村里用座机电话通知我。我急得火烧火燎,请了假,租了一辆“小面的”把父亲接到酿溪镇红十字医院就诊。父亲阑尾切除后,术后恢复期的一天,我陪他到河边散步。父亲突然硬咽着说:“这个结果好呀!要是人没治好,钱又花了,人财两空,好有味啊!”

父母亲一生养育了五个子女。他们的孙辈不少,也都各有所成。2005年12月的一天,父亲溘然与世长辞。这时,他的长孙文通远在新疆伊犁戍边,没能为爷爷送终。2007年,文通清明节回乡探亲。他手捧花环,长跪在爷爷墓前,热泪双流。此情此景,令人动容。

(陈世清,新邵县作协会员)

故土珍藏

稻花香满玉屏

林日新

思绪回转,只听玉屏村的“老把式”吧嗒着旱烟袋,笑呵呵地说:“小鱼秧子跟着秧苗一起下田,吃的是田间的杂草虫子,喝的是稻花滴下的露水。”

诗友们吃饱喝足,溜达到田埂上跟这“老把式”学养鱼的门道。他蹲在田埂边,烟锅里的火星一闪一闪:“四月末插秧,五月里放鱼苗,一亩水田放三百尾,半指长的小鱼秧子最合适!”他用烟杆子指了指远处:水田里,青灰色的鱼苗从农人指头缝里滑下去,尾巴一甩,眨眼就钻进了绿油油的秧苗里。“老把式”说,

稻子要挑秆子粗壮、经得起风雨的品种;田里的水深也有讲究,十五厘米左右,深了浅了都不行。稻子和鱼,就在这一洼浅水里,你养着我,我护着你,一块儿长。

每年九月,稻子刚染上金黄,“玉屏稻花鱼节”的锣鼓就敲得震天响。城里来的客人,顾不上体面,卷起裤腿就跳进泥水田里。一时间,笑声、尖叫声响成一片。一条条红尾巴、亮鳞片的稻花鱼在手指缝里、脚底板下乱蹦乱跳,溅起的泥点子都透着高兴劲儿。抓鱼比赛、老法子烧鱼擂台、撰联吟诗会,一场接一场。

前些日子,跟着老年大学几位喜吟诗撰联的老伙计,来到武冈天子山脚下的玉屏村。晌午头,农家小饭馆端出了招牌菜——一大盘刚出锅的稻花鱼。那鱼炸得金黄焦亮,像披了层金壳子,热气腾腾,香味直往鼻子里钻。外皮酥得掉渣,里头的肉嫩得像豆腐脑,那股子鲜劲儿,直透心窝子。大伙儿筷子还没动,诗兴就上来了。

看着这盘金黄酥亮的鱼,听着大家的好诗好对,我一下子像回到了小时候家里的灶台边。我老家青石湾,离玉屏也就十里地,对稻花鱼的偏爱,两边差不多。春分一过,地气暖了,爹爹提溜着一串肥鱼进院门。这刚开春的稻花鱼最肥最嫩,下油锅一炸,焦香扑鼻。要是熬汤,汤色奶白又厚实。再配上红艳艳的剁辣椒、黑漆漆的豉豆、黄澄澄的姜末——那个鲜味儿,会钻进骨头缝里!